

20世纪经典



SORSTALANSÁG

KERTÉSZ IMRE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无命运的人生

■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世纪经典

SORSTALANSÁG

KERTÉSZ IMRE

无命运的人生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命运的人生／(匈)伊姆雷(Imre, K.)著;许衍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

(20世纪经典)

ISBN 978-7-5447-0998-9

I. 无… II. ①伊… ②许… III. 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9345号

SORSTALANSÁG (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 by Imre Kertész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SORSTALANSÁG

Copyright © 1975 by Imre Kertész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030号

书 名 无命运的人生
作 者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
译 者 许衍艺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MAGVETŐ, 197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48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998-9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巨大冲突的世纪已然过去。这个世纪里,人们的心灵中前所未有地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情绪;这个世纪的文坛,也因此空前地喧哗与骚动,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审美倾向丰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频繁。

文学即人学。当下读者全面认知 20 世纪和彼时文学情状的需求正在增加,作为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希望以必要的责任心,翻译介绍更多更好启迪民智、打动心灵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实现对人,特别是对其精神取向的尊重与关怀。是以译林出版社精心推出“20 世纪经典”,从对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回望出发,遴选百年来的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以供热爱文学的读者及各界人士丰富学养、陶冶性灵之需要,并力图借此实现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

20 世纪文学史上作品异彩纷呈,作家灿若群星。“20

世纪经典”旨在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选择在文坛已有定评且契合社会现实与人的心灵需求的作品,使丛书的每一选篇日久弥新、传之久远。出于对翻译出版现状的认真思索,我们在遴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中译本的译文水准,无论名家新人,均以实力取舍。译林出版社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品位高尚和质量一流的翻译作品。在整体装帧的庄谐雅俗上,也尽量考虑现时读者具有共性的需求。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水平所限以及选目因海外授权获得与否而受影响,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恐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海涵。“20世纪经典”的书目将是开放性的,我们热诚期待读者的评判与指正,帮助这一志存高远的事业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译林出版社

译者序

—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6月30日,在前往布达佩斯郊区切佩尔工厂上班的途中,年仅十四岁的凯尔泰斯被捕,随后他被装进闷罐车送到了奥斯威辛—比克瑙。在比克瑙隔离营关押的日子是凯尔泰斯与集中营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作家日后回忆道:“在那里度过的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了解到了集中营的一切恐怖。幸运的是,大多数情况都只是从那里的俘虏的讲述中得知的。的确,我没有落入‘地狱的最底层’。但从‘地狱的最底层’谁也不可能书写什么所见所闻。在那里,人或者是被杀了,或者他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凯尔泰斯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1945年4月,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同年7月,凯尔泰斯回到了匈牙利。

回国后,凯尔泰斯从事过体力劳动,当过报社的记者。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处于苦闷和无聊中的凯尔泰斯也曾迫于生

计写过一些娱乐大众的轻歌剧。但当咖啡馆夜生活的喧嚣归于平静后,一名作家真正的使命却在焦急地呼唤着凯尔泰斯:他需要传达他的经历。“我只想传达,否则我不会写小说。用我自己的方式,按照我自己的思想,传达我的材料、我自己的材料,传达我自身。就好比一只肿胀的、沉甸甸的母牛的乳房,期盼着奶汁被挤出后获得轻松,我也一心只期盼着传达。”

1960年,凯尔泰斯开始动笔创作《无命运的人生》。这部小说从构思到脱稿历时十三年之久。凯尔泰斯解释说,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他想找到一种恰当的传达方式。写《无命运的人生》的十三年,凯尔泰斯是在孤寂和贫困中度过的。没有固定的收入,作家只能在写小说之外的业余时间,通过承担一些德语翻译工作来补贴家用。凯尔泰斯将自己关在简陋的蜗居里,年复一年埋头笔耕。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既是餐桌,也是男主人从事文学创作的写字台。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没有读者,也预见不到自己的艰苦工作能够带来日后巨大的成功。他的奢望或许反应在这样一个问题里:“是否有一种可能,在这部小说完成之后,那份属于我的解放将会到来?”

1973年,《无命运的人生》终于脱稿。当凯尔泰斯将凝聚了自己十多年心血的书稿寄到播种者出版社后,满怀希望的他等到的却是退稿的消息,这段经历被写进了作家的第二部小说《惨败》之中。两年后,当《惨败》还在创作过程中时,凯尔泰斯得到消息,另一家匈牙利出版社编辑们独具慧眼,决定出版《无命运的人生》。但直到1985年,《无命运的人生》再版后才引起了匈牙利国内评论家的关注。90年代初,这部小说被翻译成德语和英语在国外出版,逐渐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在德语和英语国家里。

凯尔泰斯的作品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实际上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传达着同一个主题——大屠杀。谈到《无命运的人生》就

不能不提及他的另外两部作品,《惨败》和《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克韦什,后两部小说可以看成是对第一部小说的评论和补充。因而,《无命运的人生》、《惨败》和《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通常被称为凯尔泰斯大屠杀小说的三部曲。如果再加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清盘》,凯尔泰斯的大屠杀小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四部文集。从20世纪80年代起,凯尔泰斯的荣誉接踵而来,他陆续荣获了二十余项匈牙利国内及国际文学奖项。20世纪90年代,凯尔泰斯一改先前深居简出的“隐士”形象,开始在国内外文坛公开活动。这段时期,凯尔泰斯参加了许多会议和讨论活动,并多次被邀请到国外讲学。1990年后的十几年,是凯尔泰斯创作生涯中迄今为止最多产的一个时期,作家在此期间完成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1990)、《英国旗》(1991)、《苦役日记》(1992)、《笔录》(与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埃斯泰尔哈兹·佩泰尔合著,1993)、《另一个人》(1997)等。此外,他的一些演讲和随笔被收集整理成《作为一种文化的大屠杀》(1993)、《行刑队再次上膛前的瞬间静默》(1998)以及《被放逐的语言》(2001)等集子出版。

二

《无命运的人生》是凯尔泰斯·伊姆雷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同时也是文学界所公认的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瑞典文学院在陈述凯尔泰斯的获奖理由时,将《无命运的人生》视为凯尔泰斯的代表作,进行了重点介绍和评价。

《无命运的人生》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少年:克韦什·哲尔吉。他以一种特有的、犹疑而迂曲的方式讲述了1944年春他的家庭如何送父亲去劳动集中营,两个月后他本人在上班途

中如何被投入奥斯威辛,后来又被转送到布痕瓦尔德和蔡茨集中营,但他适应了环境并生存了下来,最后于1945年春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返回匈牙利的故事。

这部作品采用了同步叙述的方式,久尔考(哲尔吉的昵称)所讲述的事件或是还在进行中,或是不久前才发生,主人公不具备回顾叙述那种从后来的角度观察和界定事件的能力。同步叙述的运用隔绝了后来的视野,限定了主人公的渐进经验,同时消除了读者预先的(准确地说是后来的)意识形态的考量,逐步将其“领进”了奥斯威辛的机制中来。

去集中营之前,少年久尔考在学校里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20世纪40年代初,德国纳粹势力控制了匈牙利政坛,迫害犹太人的各项规定相继出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浪潮即将到来。久尔考所受的教育非但不能帮助他清醒地认识现实,反而续写着一幕井然有序的人文社会的假象,它一味强调人文道德,要求人们克己守法、做好公民。家族长辈洛约什叔叔也时刻不忘提醒少年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公共场合要维护犹太人的集体荣誉。了解了上述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久尔考和其他犹太人在被押送集中营途中的表现了。被抓捕的犹太人依旧相信世界的秩序,相信当局,对于匈牙利警察和德国纳粹的行动始终很遵从配合。纳粹大屠杀何以进行?受害者怎能听凭刽子手对自己行凶?小说没有站在后来的角度评说,而是真实地重现了当时人们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如何孕育了这样欺骗性的世界。

纳粹自始至终欺骗着被捕的犹太人,而后者在一种显然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下也习惯于虚假和自我欺骗。少年久尔考无法根据先前的经验推测出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身处险境而浑然不觉。被送往集中营,他以为是“去德国工作”,甚至期盼着一种比此前“更有意义”、更合其意的“生活方式”;到达比克瑙后

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自己也是处于危险中的囚犯,原来这是一场以消灭他们为目的的残酷游戏。主人公被侮辱和体验惊恐的经历是一个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受害者直到最后一刻都被蒙在鼓里。奥斯威辛清晨的日出在他的眼中十分美妙,对于少年,它似乎意味着“新的开始”。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小伙伴莫什科维奇没有进浴室而是进了毒气室,不少和自己搭乘同一辆火车的旅伴都已化成了天边升腾的烟雾……主人公的期待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他因而将奥斯威辛的运行机制、纳粹的欺骗称为“学生式的恶作剧”。

在看穿纳粹谎言的同时,久尔考也发现了集中营内外世界的连续性。奥斯威辛的新犯人们用“恐怖”来形容他们的所见所闻,久尔考却否定了这种表述。因为这意味着还存在一个集中营以外的世界,那里有着不同的准则。但在久尔考眼中,这恰恰是一种虚幻。对于少年来说,集中营外的家已不复存在,集中营成为了他的家;文化是“非自然”的,焚尸炉才是“自然”的。从此,先前的经验不再能为久尔考提供依据,奥斯威辛成为了他考察世界的参照。辗转到其他集中营后,久尔考仍习惯于以奥斯威辛为衡量的标尺。少年生活在持续的惊恐和疑惧之中,他命运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偶然性的事件。身患重病的久尔考放弃了生的抗争,顺从地等待着死亡。但令他惊讶不已的是,小推车并没有将他推入毒气室,而把他送进了党卫军医院里。医院豪华舒适的环境、医护人员的照料令久尔考疑窦丛生,让理解了奥斯威辛的少年陷入了新的不理解之中。

小说的同步叙述方式隔绝了后来的认识水平,因此在主人公的讲述中很少有对当时情景的解释、评判,作品疏离的笔调、道德愤慨的缺席使人印象深刻。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并没有尝试寻找一种恰当的奥斯威辛情节形式,也没有直接为读者提供

真理，而力图于运动中捕捉到一种可怕的机制，并使之成为读者理解。

《无命运的人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成长教育小说。成长教育小说主要讲述主人公如何经受各种生活磨炼而成长，最终融入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从而实现人生和自我价值。在《无命运的人生》中，主人公命运的形成遵循了成长教育小说的基本构造，但在叙事上重新诠释了成长教育小说的目标原则，从而取得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久尔考的社会化过程是在集中营的世界里完成的，他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所习得的实际上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并与之形成了特有的和谐。久尔考要学习的不是欧洲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人文知识，而是奥斯威辛的世界，是“支柱”的坍塌，是与此前的社会阅历的粗暴决裂，是有关文化摧折的认知体系，是宣告了先前的道德标准统统失效的“谋杀”准则和“幸存”策略。通过少年久尔考的人格形成过程，奥斯威辛的历史存在展现在我们眼前。当克韦什回到家乡时，他将这种“教养过程”视作已结束了的、最终有效的和无可逆转的。小说最震撼人心的一刻是克韦什重返故乡后，体会到了无法使他人理解的绝望，这时他对于集中营产生了思乡之情：

“即便是现在，即便是在这里，我也认得出它——，我在营地里最喜欢的一小时，此后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是思乡。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被一种古怪的氛围完全淹没了，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

瑞典文学院在陈述凯尔泰斯的获奖理由时，对于《无命运的人生》做了如下评价：“凯尔泰斯的主要作品《无命运的人生》描述

了少年克韦什被投入集中营之后适应了环境并生存下来的故事。小说采用了一种疏离的笔调,将集中营里的一切当成自然,如同日常生活。尽管条件恶劣,但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克韦什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觉得反常和愤慨——他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类题材所需要的道德愤慨和形而上之抗议的缺席,反而使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感。读者所面对的,并非暴行和残酷。刽子手和受害者都忙于解决他们被迫面对的实际问题,而非一些宏大的问题。凯尔泰斯传递的信息是:生存即顺应。”

《无命运的人生》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法西斯与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因而小说中并没有太多关于纳粹分子、党卫军等反面人物的描写。作品着重考察的是集中营囚犯们的生存状态。久尔考发现,除了少数不愿适应而自杀的囚犯外,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在努力做“好犯人”。但囚犯们的努力又是无望的,集中营的杀人机制在不停地运转着,犹如全速行驶的火车。久尔考见证了周围的囚犯们以及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性变化。作品要告诉我们的:无论是各种形式的逃逸,还是精神上的抗争都是枉然的。在恐怖的、铜墙铁壁般的纳粹强权下,囚犯们被迫做着自我否定的思考:或许敌人是对的。刽子手们的逻辑最终具有了合理性。少年久尔考理解了一切,甚至走向了自己生命意愿的对立面。

透过久尔考的视线,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囚犯:有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老囚犯,有恪守教义并时刻不忘做生意的“正统的”犹太人,有不甘沉沦、奋力挣扎的新囚犯,也有新提拔的囚犯头目、对普通囚犯施虐的营地长官。这些集中营的居民们,尽管他们之间因民族、信仰、地位的差异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他们为了赢得生存的权利不得不竭尽所能,但最终难逃一名集中营囚犯的无奈的命运。奥斯威辛这台杀人机器一旦运转起来,所有

人都会被卷入其中,甚至推动它的运转。刽子手们忙于完成每日的工作,而囚犯们除了顺应,也别无选择。在奥斯威辛这台巨大机器日复一日的运转中,人的肉体 and 灵魂被慢慢地研磨着。在凯尔泰斯的笔下,奥斯威辛不是概念化的“地狱”,而是一种灭绝生命的平常生活。

关于小说“无命运”的主题,凯尔泰斯在《苦役日记》里有这样一番解释:“我将什么称为命运呢?当然是悲剧的可能性。然而外部的决定、那耻辱的烙印将我们的生命挤压进了特定极权主义的一种处境中、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中,使这种可能成为虚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强加给我们的决定当成一种事实自始至终地生活于其中,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相对的)自由所带来的必然性中,我便称之为无命运。”

从集中营归来后,久尔考发现在自己和集中营以外世界的人们之间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他发现,他的经历无法向人们传达。在个别人那里,久尔考甚至看到了否认奥斯威辛的企图。久尔考对一切说“自然”:挨饿挨打是“自然的”,毒气室是“自然的”。这激怒了报社的记者。久尔考的解释是:“在集中营里,这是自然的。”记者反驳道:“但集中营本身就是非自然的!”在记者看来,奥斯威辛是人类“正史”中的一次“意外”,一种“失足”,是人类业已跨越了的,“解放”则给一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记者试图从后来的角度解释久尔考的经历,久尔考无命运的人生因而被赋予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色彩,他的个体经历也会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覆盖。随着对奥斯威辛盖棺定论的完成,久尔考的故事将在故纸堆中被尘封。

犹太老邻居们也建议久尔考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人带着这样的负担无法“自由地生活”。但对于久尔考来说,他无法做到简单地抛却过去,“重新诞生”。奥斯维辛塑造了克韦什·

哲尔吉,并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凯尔泰斯在自己作品中并不是简单地彻底否定过去,反而欲使大屠杀成为一种“文化”,强化着这种记忆。凯尔泰斯认为大屠杀有自己的价值,这与西班牙作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观点不谋而合:“大屠杀的价值在于从无限的苦难中,引领我们走向无限的认知,从而创造了无限的道德依托。”可以说,《无命运的人生》正是通过实现奥斯威辛经验的持续化从而保持了对于大屠杀的被迫道德反思。

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出人意料地提到了集中营里的“幸福”:

“所有的人都只问不幸,问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于我来说,或许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是的,下次,我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一点,讲讲集中营里的幸福。”

“幸福”显然是一种与集中营不协调的体验,久尔考选择这种艺术化的表述方式,就是为了不让奥斯威辛被无碍地写进历史,阻止对其意义思考的完结,从而“抗衡”忘记。

忘记过去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们的背叛,但久尔考已经感受到,忘记正在袭来,它的力量不可抗拒:生存的本能决定了人的选择。他深知,“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少年只有一个选择:活下去,继续过他那“无法继续过的生活”。

小说的妙处在于,它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考察人们对于奥斯威辛的态度、重新思考其意义的平台。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以其出人意料的主题和形式、不同的准则、开放性的视角以及充满疑惧的玩笑给它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欧洲历史记忆的更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2002年10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翻译了《无命运的人生》一书。由于时间仓促,对于一些翻译的内容来不及斟酌。出版后,心里留有不少遗憾,总觉不安。

去年年底,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王理行老师告诉我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计划重新出版《无命运的人生》。时隔六年,我又投入到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中。

此次的翻译是对于作品的一次再译。再译依旧坚持严谨细腻、忠于原著,力求使凯尔泰斯的文字气质得到准确有效的传达。

过去的六七年时间里,我就《无命运的人生》开展了一些研究。研究工作使我对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有了新的理解和领悟。此次重译,对于最初翻译时理解不到位的地方一一进行了修正。

首次翻译的版本面世以来,得到了来自读者、同行前辈和专家们关于译文的不少宝贵意见。在这些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再译中我重新斟酌推敲了相关字句,力图寻找到最为恰当合体的中文,提高译文的质量。

对于原文中非匈牙利语的外语部分,如集中营里的德语等,再译时没有直接将其翻译成中文,而是保留了这些让主人公和读者半懂不懂、陌生冰冷的“外语”,采用脚注的方式释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译文更加生动传神,达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符合原文给以匈牙利为母语的读者的感受。

愿再译的版本能使读者获得享受,对于译文中不当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许衍艺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9年12月5日

今天我没有去上学。也就是说我去了,但只是去请求班主任允许我回家。我把我父亲的信也交给了他,信里称“家中有事”,请老师准我的假。老师问,家中到底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父亲要去服劳役^①了。他便不再追问下去。

我没有回家,而是匆忙朝我们家店铺的方向赶去。我爸爸说,他们在那儿等我。他还补充了一句,要我快些,因为可能会需要我。事实上,他是因此才请求学校允许我回家的。或者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我“在他背井离乡前的这最后一天待在他身旁”;因为这句话他也说过,不过,是在另一个时候。他对我妈妈说过,我记得,是在早上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要知道,今天是星期四,在每周的这一天还有星期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政府为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强征犹太男子服劳役。犹太人除了做苦工,有时还被驱使在战场上起雷。在极为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绝大多数服劳役的犹太人最终未能生还。

天,严格地说,我的下午是属于我妈妈的。但我爸爸告诉她:“我今天无法让久尔考^①到你那里去。”这时他提出了这个理由。不过,也有可能并非如此。由于昨夜有空袭警报,今天早上我有点儿困,或许我记错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说过这句话。如果不是对我妈妈说过,便是对别人说过。

我也和我妈妈说了几句话,我已经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了。我觉得,她似乎有些怪罪我,因为当时有我爸爸在场,我不得不简短地和她说话:毕竟今天我应该照顾他的心情。我已经打算出门了,我的后妈又在前厅里和我讲了几句私密的话,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场。她说,她希望,在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如此不幸的日子里,“她也能够看到我有得体的表现”。我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所以就什么也没有说。但或许她误解了我的沉默,因为她当时马上接着说道,她这番提醒的目的并不是要触动我敏感的神经,她知道,那是多余的。因为她相信,作为一个即将年满十五岁的大男孩,我能够掂量出我们所遭遇到的打击的分量。我点了点头。我看到,对此她就已经满足了。她还抬起手朝我这个方向做了一个动作,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她该不会是想拥抱我吧。但后来她还是没有这么做,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有些发抖。我发现,她的眼睛也湿润了。真令人难堪。随后我就可以走了。

我步行着从学校向我们家的店铺走去。这是一个明净、温和的早晨,尽管现在还只是早春。我原本打算将衣扣解开,但转而想到:轻风会把外套的前襟吹得翻转过去,盖住我的黄星^②,那样是不符合规定的。如今在有些事情上,我得考虑得更周全些了。我们的木材储藏

① 主人公哲尔吉的昵称。

② 1944年春希特勒发兵占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的傀儡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制裁犹太人的规定。按照规定,从1944年4月5日起,所有年满六岁的匈牙利犹太人必须在上衣左前胸佩戴黄色的六角星。

2 无命运的人生